

## 誰為春天報信來？

姚 船



### 客居人語

狂風暴雪，是冬天的威嚴。無法抗拒，只能應對。

今冬，加拿大也和世界不少地方一樣，飽受極端氣候摧殘。住在多倫多幾十年，記憶中似乎未見過如此任性的天氣變化，從零下三十幾攝氏度一下子上升到零上，晚上又懸崖式下跌至零下二十左右，令政府部門發出的極度嚴寒警告剛取消又再生雪。而且天無三日「晴」（不下雪），出門不要說走路，連開車也麻煩。假期盼冬天早點過去。

春天什麼時候來到？人們無意間互相詢問。看手機吧，或者看電視。其實，手機、電視是不會預測天氣的，那意思，是上去查一下氣象台的天氣預報。近日，有一個傳統上深受人們尊重、被譽為半個「氣象專家」的「播報員」露面了，牠就是被飼養的土撥鼠，大名威利。

威利在安省很出名，待遇也極高，每年只工作不足一個時辰。真是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牠只在二月二日的「土撥鼠日」從洞穴被抱出來接受人們膜拜。鎮長和幾位德高望重者穿著傳統服裝，小心翼翼、恭恭敬敬把威利放在地上。

如果威利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會立即跑回洞穴，說明春天至少要六個星期才到。如果牠看不到自己的影子，那春天很快就到了。威利現身後，鎮長鄭重宣布，牠告訴大家，春天離我們還有一個半月！人群爆發出一陣慨嘆和歡呼。據超過半個世紀統計，一代接一代的威利的預測，準確率達百分之五十，稱之半個「氣象專家」無愧。

不過，加國另一隻著名土撥鼠，紐省的森姆卻在同一天宣告，春天很快就要到了。也是的，那幾個瀕臨大西洋的省份，今年受冰雪之害最嚴重，不時停工停學，房屋被毀，斷水停電，那裏的人更渴望春天。這小小動物也真懂人意，給在災難中飽受煎熬的人一點精神上的安慰。

在科學發達之前，人們會通過

觀察動物對氣候變化的反應，了解天氣。隨著科技進步，天氣預報已成爲日常生活一部分，十分方便，打開手機或電視，就能知道本地和世界各地即時天氣狀況，包括一天、一周以至一個月，一目了然，而且準確性也很高。加拿大之所以還保留「土撥鼠日」，煞有介事、隆而重之慶祝一番，無疑是對傳統習俗的興趣和歷史文化的繼承。小鎮的人聚在一起，包括不少外地專程來參觀者，大家高高興興、開開心心，歡呼雀躍，那快樂的氛圍，不也正正呈現了春天的氣息？

春天離我們還有多遠？也許並不重要。我們早已度過了不止一個寒冬。冰天雪地，雖然帶來極大困擾和艱難險阻，影響我們的正常生活，但人們並沒有恐懼畏縮。人們在和大自然的搏鬥中，通過實踐，積累經驗，漸漸學會了應對的辦法。加上科技幫助，掌握天氣轉變動向，採取各項措施，把災害帶來的破壞減到最低。

更重要的是，大家的心態和意志力得到很好的鍛煉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冰天雪地，以至風雪肆虐，人們依然沒有停止前進的步伐，更沒有停止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。一冬復一冬，一年又一年，社會並沒被嚴酷的冰雪凍住，而是跟着人類的步伐不斷向前。

春夏秋冬，是大自然的輪迴。春天生機盎然，是萬物生長的季節。春風爽，拂去人們心頭的抑悶；春雨綿，染綠了萬山遍野。誰不盼春天？

但誰最先爲我們帶來春天的信息？是茫茫大雪！

春從雪中來。冬天來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



▲土撥鼠森姆出洞，預兆春天快到來 資料圖片



### 花都書簡

如果巴黎是世界時尚的中心，那麼，著名的聖奧諾雷便是巴黎最時尚的街區。這條街上，幾乎有所有你想像得到的世界一線時裝品牌的專賣店。然而在這條街上，有那麼一家店，門口總是排着長隊，從裏面走出來的人，都毫無例外的拎着一個白色作底印着兩個藍色圓形的袋子，臉上都是一副心滿意足興高采烈的表情。這便是Colette。

剛搬來法國的時候，逛街時路過這家店，我總是好奇的往裏面打量兩眼，裏面總是很多人。而我卻從來沒有耐心去到長長的隊伍最後等候，所以路過了很多次，都沒有進去過。直到很久以後的一個下午，被從紐約遠道而來的閩裔硬拉着排隊進去。

走進Colette，我才明白門外那麼多人排隊等候的意義。店裏散發的那種特殊的香味，嗅

## 再見，Colette

小 雪

覺和視覺一剎那間便讓我記住了這個名字，Colette。這是一個看似熟悉卻又完全不同的世界。熟悉，是因為裏面的名字都是高街上熟知的品牌，然而，它們又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樣子「組合」在一起展現在我們面前。這，便是買手店的鼻祖，Colette。

不僅僅是服裝箱包，這裏，從手表手機到珠寶香薰，從家居用品甚至到書包照片，從可以用的到可以吃的，從幾歐元的紀念品到幾萬歐元的飾物，彷彿這裏是一家迷你百貨公司，然而貨品的款式和樣式，無一不展示着百貨公司主人心中那份「隨心所欲」。

正是這份隨心所欲，吸引了全世界的人們蜂擁而至。即便是像茉莉葉那樣土生土長的巴黎人，也會經常排隊到裏面逛逛。那次茉莉葉和我一起走的時候跟我打趣說，其實，我只是找不到下午三四點鐘吃飯的地方，所以我喜歡在裏面吃飯。於是，我們在Colette負一樓的水吧喝了一杯我覺得最有「時尚味道」的果汁。

可能每個人都和我一樣，那麼棒的Colette會永遠在那裏，會層出不窮的給我們驚喜。然而，去年底它給我們的最後一個驚喜，哦不，驚嚇，竟然是將於十二月二十日永久性的結束營業。原因是，它的主人累了，想退休休息了。這真的非常的「Colette」，這可能是它最「隨心所欲」的決定。

Colette的熱情擁護者們，傷心，遺憾，但仍然支持Colette的決定。他們從世界各地前來跟自己最愛的買手店告別。聖奧諾雷大街上，Colette門口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長隊，持續了好幾個月。直到去年的十二月二十日，這個傳奇的二十年買手店，結束了最後一天的營業。

從那天開始，聖奧諾雷大街上便沒有了長隊，也再見不到拎着那個白底藍圓購物袋的人們。從此，世上便不再有Colette。

但每個人都期待，因為巴黎，永遠不缺驚喜。

## 來佛寺瑣說

二月河



▲來佛寺位於河南省南陽市社旗縣內的一個小村莊中 資料圖片



▲來佛寺內供奉有罕見的「肉身菩薩」 資料圖片

主殿飛簷翹翅斗拱插地矗在野地裏，問嚮導，嚮導告訴我這就是來佛寺，是近來一位香客捐資上千萬元另立的寺院。原來的老寺院就在東隔壁。

果然，東邊的老寺院也展示出來。說起來，真有點讓人失望。

這就是個農家大院的罷，挨身還有一座似乎也是的，但嚮導沒帶我們去，也無介紹，但院子西邊工人們勞作蓋房子修殿宇的勢頭很猛。而東邊這座老院裏的遊客很多，院落西邊另一院門口寫着「老實唵佛」，還有「唵嘛呢叭咪吽」六字真言，門前掛着很大的一塊匾，上寫「來佛寺」。

走進這座來佛寺老院，看布局東西兩廊，五六間房，院裏人多，門卻關着，不知是爲什麼。上房主殿，佛就供在裏邊。東側房是海慶的，現在已是金身端坐在台座上受人謁拜。院裏的和尚們忙來忙去招呼客人，但很少與人搭訕交流。這是海慶圓寂三周年，和尚們就是這樣理事的：簡單而又明瞭，一點舒張的意思也沒有。我把對他們的印象和書冊上海賢樸素對照，覺得還算和他們各自身份相合的寫照。

這就是來佛寺了，門口還依着寺院掃地的掃帚，檢糞用的簸箕，院裏小得進去幾十個人就覺得「滿院都是人」。外邊是荒野，似乎是收過的玉米田，微微有點高低坑凹，卻到處都擠滿了香客——大約都是慕名來謁拜的。離這裏不遠還陳設着海慶坐化使用的缸和一些冥器——一切都是原始模樣。我在小冊子上看到海賢百餘歲時選沿梯上柿子樹爲香客摘柿子，但在這裏沒見到柿子樹。似乎也沒見到可以入眼的其他什麼樹，就這個小院落荒涼野裏看上去也不甚擁擠，院落還算大。

這些年省內外，我去過的寺院不少的了。有的巍峨壯觀，有的線條流暢，有的娟秀玲瓏，都是千年古刹，幽深難測，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盡在樓台煙雨中」——這等景觀見到的確不是個別。

但高僧呢？只有如來佛。雷音寺中不見唐僧！在歷朝歷代，能留下念記的僧人還是不少，有的留下了舍利子，有的肉身，也還存於世間，但近現代的高僧和林叢聳立的寺院相比就

覺得寥寥的了。大寺院，看去雄偉壯觀，一點不遜於皇家宮闈——這當然也是文化，是文明的景觀，智慧的體現，但裏頭的僧人是什麼形態，苦行僧？少，腳行掛裳的和尚，少，坐禪入化的僧人，少了去了，坐榻苦修的僧人，腳行雲遊的僧人，不多不多了。大家都在吃齋，吃得肥頭大耳，倒也有的僧人道貌岸然的，也還有居士們來給他磕頭，坦然受之的有，謙恭還禮的也不少。居士們送錢來捐的，一個個眉開眼笑：「廣大山門福德無量」。但修行持己進入道法成了「有德高僧」的實在是稀罕的了。比起海賢，一百多歲終日劈柴擔水勞作不暇，能預知生死，坦然坐化這樣的窮和尚，修補綴連，不勞酬往，辛苦勞作，崇向佛祖的這樣和尚，極少見。比起海慶，終生向佛，不輟勤謹做善事，終成正身的，更是聽說有，但少之又少的了。

而來佛寺，這個偏僻省界縣隅的小小寺院一下子就出了兩位高僧！海賢已逾百歲，選綫針縫衣、補衣，種玉米自食其力。海慶也是一樣，而且受僧衆蔑視，遭村人嘔口唾罵，任犬咬任驢踢，和大寺的那些大和尚相比，真的是天上地下的了。我曾問過南陽水簾寺的妙霞和尚，有沒有坐棚自己修行的和尚，妙霞嘆道：「寺裏是沒有，但寺外這山上就有，時常有人送糧送菜上山的，就是供他們用的。」

我想，那些大寺院的和尚應該也會讀到我的這篇小文，會恨我的罷：二月河，你想讓我們受苦受累，爲世所棄的啊！

是的，二月河就是想讓你離世人遠些，即作和尚，就作得本分些，遭罪辛苦，然後得進正果，現在這麼修行，除了山門之外什麼也不會有！《山門》裏有一闕詞：

漫捩英雄淚，相離處士家。  
謝慈悲劇淚在蓮台下。  
沒緣法轉眼分離字。  
赤條條來去無牽掛。  
那裏討煙裝兩笠卷單行？  
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！  
——這才是和尚！



▲很多在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戲院，都已經被改作商場 作者供圖

在八十年代已被拆卸改建爲住宅；至於最豪華舒適的，則要首選銅鑼灣的碧麗宮，它首設情侶兩座，當然，票價也全港最貴。

睇戲兼食嘢是當時的必然選擇，因此那時候的戲院門口都聚集了大批賣熟食的小販，什麼齋滷味、熱煎、煨魷魚、爆蝦、炆花生、涼果零食、汽水、雪糕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每次散場之後，都滿地垃圾，要勞煩戲院員工做一輪大清潔，才能讓下一場的觀眾進場。

## 戲院公餘場 一毫有交易

過來人

了這方面的需求。

在六十年代初期，戲票的收費不算昂貴，而且放映場次都有不成文規定，正場放映時間都定爲中午十二點半、下午兩點半、晚上七點半和晚上九點半四場，至於早上時段，會安排放映十點半早場，下午時段則安排下午五點半公餘場，這兩個特別時段放映的戲碼與正場有別，都是一些二輪和三輪戲，但勝在收費便宜，前座一毫子有交易，所以能夠吸引大批普羅大眾入場觀看。如遇上大時大節如聖誕和春節等，市民會趨向夜生活，因此部分戲院會特別加開十一點半午夜場和一點半子夜場。

那個年代的戲院，規模都有番咁上下，但若論座位最多，則非新蒲崗的麗宮戲院莫屬，這家戲院共設有三層，座位超過二千個，可惜



### 香江憶記

上文提過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港人的娛樂節目非常貧乏，除了聽收音機廣播之外，就是到戲院去消磨兩小時。因此之故，當時的戲院如雨後春筍，不單開設在市區大街小巷，就連偏遠地區如離島的坪洲、長洲等也有自己的戲院，而選映的電影除了港產粵語片和國語片之外，還有專門放映外語片的院線，片種選擇可謂非常廣泛。

早期的戲院，部分設有舞台，如上環高陞戲院、銅鑼灣利舞台戲院、九龍普慶戲院、深水埗新舞台戲院等，皆因在戰後的香港，仍然流行粵劇演出，所以部分戲院在設計時都預留

## 年宵花 黃 曄



### 自由談

高中語文課本裏會選過著名作家秦牧的散文《花市》，作者熱情洋溢地描繪了廣州春節花市的盛況，讓身處內地小城的我心生無限嚮往。

那時候，因爲自然條件、生活水準以及園林技術等諸多因素的影響，一般人家是沒有條件用鮮花來裝點家居的。我父母酷愛種花，可冬季寒冷，也沒有可賞之花。後來經濟條件好一點，春節會買一些五顏六色的塑膠花回來，給家裏增添一點春天的氣息。塑膠花物美價廉，我還記得隔段時間母親就會讓我們姐妹用清水清洗花束，以保持花葉顏色亮麗，這樣隔年春節還可以繼續使用。後來有了更逼真的絹花，紙花，再後來有了仿真花，只是價格更高，蒙塵後也不像塑膠花那麼容易清洗。

後來，鮮花走進了平民百姓家，年宵花的概念也逐漸深入到人們的生活，春節元宵買花，成爲一種時尚。

前些年，我們喜歡買長長的銀柳回來，用六七十公分高的紅瓷花瓶插着，再用細紅繩掛一些小紅燈籠，小紅包在枝條上，喜氣盈盈。銀柳被人稱爲「飄香沙漢的桂花」，觀賞期很長，我家現在就還有兩三年前的枝條，顏色依然鮮亮。

最早走進我家的年宵花是蝴蝶蘭和仙客來。花大色艷的蝴蝶蘭是

過年的鮮花標配，充滿喜慶氣氛。而仙客來，除了花色艷麗，更取其名的祥瑞之意。春節前還會到花鳥市場買水仙回來養，最多的時候養了好幾盆，家裏到處都是凌波仙子的身影，很長一段時間都馨香馥郁。

記得搬進新家那一年，朋友送了一大盆朱砂根，用大紅長花盆種着，靠近根部的那一叢叢大紅色小圓果，用金黃的軟絲綁紮成造型，紅紅火火的煞是喜人。它還有名字叫富貴籽，又可以叫金玉滿堂，真是好旺財的彩頭。

轉眼又是一年春節將至，除了購物，我更傾心於選購年宵花。花店裏品種衆多，看得我眼花缭亂：大花蕙蘭、蝴蝶蘭、君子蘭、瓜葉菊、鬱金香、杜鵑花，還有紅掌、鳳梨（有人喜歡另一個名字鴻運當頭），……蝴蝶蘭自然是要買的，造好型的不滿意，那就自己動手。選幾棵株型漂亮的，再選一個深黑色的釉面花盆，細心擺放造型，再來一株別名台灣山蘇花的巢蕨，讓綠葉顯得更充盈，最後填土，整理乾淨，抱回家擺在閭廳櫃上，每日回家開門便看見翩翩欲飛的蝴蝶，好心情像花兒一樣綻放。

大花蕙蘭端莊大氣，瓜葉菊春意盎然，一定要買一盆金桔，春節嘛，圖的就是吉利。可惜沒有潮州大桔（即潮州柑，諧音大吉），不然也可以備幾對，到時候做拜年禮物，送給幾位有情趣的朋友，互贈吉祥，真是好生雅緻的事呢。備好年宵花，靜等年。



▶年宵花大花蕙蘭

資料圖片